

试析元青花上新发现的蒙元摔跤手形象

杜文（西安碑林博物馆 馆员）

摘要：近年江西景德镇城市建设中，不少带人物绘画的元青花残瓷面世，它们虽残犹珍，丰富了元青花人物绘画存世实物。本文通过整理拍摄自民间藏品的多种人物绘画高足杯残件，与宋金至明代文物中的摔跤图像比较，结合《元史》和欧洲来访使者的笔记记载，初步考证元青花高足杯上绘画有蒙元孛阔人物（摔跤手）形象，并就其服饰、摔跤规则、烧造年代等亦加考证。这些新面世元青花人物绘画瓷残件丰富了元青花研究资料，也为蒙元体育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

关键词：元青花 高足杯 民间收藏 蒙元摔跤

近年来随着景德镇城市建设，不少带人物绘画的元青花残瓷面世并为民间收藏，它们大大丰富了元青花人物题材绘画作品。其中人物绘画高足杯面世量较大，有些可考证为元代孛阔人物（摔跤手）形象。

据景德镇陶瓷学院曹建文先生和当地同志介绍，这些元青花高足杯残件主要出土地点在景德镇戴家弄、小黄家弄花园里等地元代窑址，其中小黄家弄花园里元青花窑址位于中华南路与中山南路之间的北部，属珠山区昌江街道，此处窑址在建设十八桥商城时发现，出土的元青花器物多为高足杯，几处景德镇新发现元青花窑址中面世了不少带人物绘画的高足杯，其中部分人物即为蒙元摔跤人物题材。现暂举几例，图1是件烧造中变形的高足杯（图1），口沿外绘月影梅花纹，口内绘一圈花叶纹，杯心绘制赤足、袒胸、曲膝人物形象，在景德镇近年所出高足杯中还有



图1 描绘摔跤手形象的元青花高足杯

类似人物形象（图2、3），结合服饰资料，笔者初步认为这是蒙元摔跤手的形象。在最初看过这类高足杯后，笔者曾认为它们就是普通的蒙元舞蹈图案，但一直对袒胸、赤足，颈部带披巾或颈圈样装饰的形象怀有疑问，几年前有机会去内蒙参观学习，

在看到蒙古摔跤手的表演后，看到他们袒胸、着战裙，并且有些跤手颈部带一个装饰各色布条的宽大颈圈后，通过进一步查阅体育史资料，认定这些青花高足杯上反映的应该就是蒙元摔跤手形象。

摔跤是北方民族长期流行的竞技和表演项目，或称角抵。蒙古族摔跤最早见于历史记载是在成吉思汗时代，此时涌现出众多摔跤好手。据传成吉思汗十分喜爱摔跤，其弟别里古台、大将木华黎、哲别均为著名的摔跤手，当时被誉为“孛阔”（力士）。元代把摔跤称为“巴领勒部”，《元史》中出现的“力戏”指的就是摔跤。此时常将摔跤、射箭技能之高下作为选任将领的主要条件，擅长角抵之士备受蒙元统治者青



图2 景德镇出土元青花高足杯标本



图3 景德镇小黄家弄——花园里窑址出土元青花高足杯

睐，如《元史·本纪第22·武宗》记载，元武宗曾于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以拱卫直都指挥使马谋沙角抵（抵）屡胜，遥授平章政事”。至大三年（1310年）夏四月，元武宗“赐角抵者阿里银千两，钞四百锭。”《元史·仁宗三》载“延祐六年六月戊甲，置校署，以角抵者隶之”，设立了专门机构“校署”以管理摔跤。



图5 宋相扑图壁画摹本，1977年山西晋城南社墓葬

赴蒙元及其附属汗国的外国使者笔记中对蒙古摔跤记载也屡见不鲜，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蒙元时期摔跤的兴盛程度。《马可波罗游记》记载蒙古海都王的公主练就一身非凡相扑摔跤绝技，称欲娶之为妻，必先得胜之。西班牙《克拉维约东使记》第十三章《撒马儿罕(二)》中，记载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出使中亚蒙古帖木儿帝国，也曾目睹蒙古摔跤的情景：“王孙面前有大力士两人，作角力戏。力士上身皆著无袖之皮褙裙。彼时正相持不下，搏斗于前，后以王孙命其迅速收场，所以由其中一人，将对方捉住提起，然后摔倒在地”。

摔跤以后更发展为蒙古盛行的民间体育项目，蒙古语“那达慕”，即玩或娱乐的意思，是蒙族传统的群众集会，在“那达慕”上均有摔跤表演。明清时期蒙古式摔跤有了长足的发展，经过改进、流变，成为今日中国式摔跤的源头。现代蒙古语称摔跤为“博克·巴依勒德呼”，称摔跤手为“博克庆”。摔跤服

的蒙古语叫做“昭德格”，分熟牛皮坎肩、蒙古靴、阔裆裤、套裤等，还要系花腰带子，项戴纓圈。跤服上身为皮质的短袖衣“卓泽格”，胸前裸露。腰系用红、黄、绿三色绸制成的战裙，下着用白布缝制的肥大摔跤裤及套裤。足蹬皮靴，颈上系五彩布帛编结的纓圈称“姜嘎”（又称吉祥结、护身结），姜嘎上的彩条愈多，表明获胜的次数愈多，比赛时双方互不侵犯有姜嘎的部位。章嘎用五色绸条制成项圈，据说在过去时，博克手要戴上它，就必须在有512位选手参赛的赛事中拿过冠军，现在佩带章嘎已经不那么严格了，拿过全国冠军等好成绩的博克手都可佩带章嘎。把现代蒙古摔跤手服饰（图4）与青花高足杯相比较，同样的袒胸，下着战裙，同样显眼的纓圈装饰，蒙古摔跤出场时全体赛手均在场外高声伴歌下，边舞边跳向赛场，瓷瓶上人物分腿曲膝的体态与蒙古摔跤手上场时的舞姿也相一致。唯一的区别是现代蒙古摔跤须着皮靴，而高足杯的人物赤足，笔者怀疑这缘于摔跤规则的变化，体育资料显示蒙元时期盛行的摔跤形式与后来蒙古式摔跤有所不同。当时的摔跤摔倒后仍可以相搏，必须使对手双肩着地才算得胜。为了制服对方，往往采取各种手段，因而富有刺激性和凶险性，故这种摔跤规则，元以后便消失，现代蒙古摔跤摔倒对方即可获胜。高足杯反映的赤足摔跤方式在蒙古个别地区仍有保留，内蒙西部的阿拉善盟有一种夏力布式摔跤已经流传了数百年。据有关专家介绍，夏力布式摔跤是土尔扈特蒙古人从新疆带到阿拉善后，在阿拉善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夏力布式摔跤与蒙古博克最明显的差别就是不能抢把且须光脚比赛。据说“不穿鞋进行摔跤比赛，是因为阿拉善地区沙漠多，且沙质较为柔软”，其实这很可能是



图4 现代蒙古博克手（摔跤手）服饰（摄影：陈一鸣）



图6 金代陶相扑俑 陕西渭南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图7 明刻本《忠义水浒传全传》插图，原题“力胜黑旋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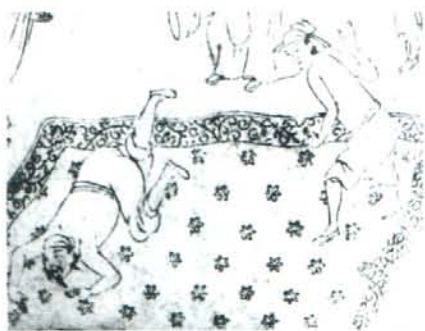


图8 明刻本《忠义水浒传全传》插图，原题“一交跌太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图9 明刻本《忠义水浒传全传》插图，原题“智扑擎天柱”，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蒙元早期摔跤规则在个别地域被保留下来。

早期的角抵和摔角，如汉代画像砖和宋金砖雕反映的摔角力士图，人物多是赤足坦胸，仅着裹裆布。与宋金、明代摔跤图像相比较，明显可看出元青花高足杯描绘的光脚、带缨圈或披肩的摔跤手服饰有其特色，图5宋代壁画出土于山西晋城南社村宋墓后室南壁墓顶，摔跤人物头戴黑巾、下身着三角形短裤、穿靴，图6为一对金代相扑俑陶塑，为陕西渭南出土，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图7-9为明代刻本插图里的摔跤人物形象，为明末天启、崇

祜年间刊刻插图，人物都未戴缨圈或披肩。结合人物所留发式等因素，这些高足杯上的摔跤人物确可考证为蒙元人物。通过了解蒙元时期蒙古式摔跤倒地后仍须搏斗的规则后，青花高足杯上的人物可以判定为元代描绘的摔跤手，赤足是当年摔跤规则下的真实反映，也为判定这类高足杯的年代从另一个角度提供了佐证。

新近面世元青花高足杯上的人物分两种，一类是蒙元人物形象，一种为汉装人物，汉装人物多作采撷菊花造型，采菊图案很可能与古时酒俗中的菊花酒有关。宋代窦苹《酒谱》中记述“汉（代）人采菊花并茎叶酿之以黍米，至来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饮，谓之菊花酒”，因此重阳节饮酒之杯又称菊花杯，唐人张说、孟浩然诗句中皆提及“菊花杯”，元明青花瓷杯上大量描绘菊花，尤其是元青花高足杯多以菊花纹为装饰题材，也应是取此长寿吉祥寓意，带有浓厚的汉族文化色彩，而北方游牧民族更是喜好饮酒，使得成高足杯这种马上亦可持饮的酒具在元代大量烧造，高足杯反映的菊花和持菊人物形象满足了汉族传统酒俗，绘制摔跤和舞蹈人物又迎合了蒙元民族的喜好，可见元代匠师在瓷绘选题上，考虑了两种供应对象的消费需求，还是颇费心思的。元代分全国居民为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在江南地区的统治比较严酷，在蒙元被明代取代了政权地位后，解除了高压统治的景德镇汉族窑工不大可能再去绘制蒙元人物摔跤、舞乐形象，对以往传世及出土自明初墓葬的描绘蒙恬将军、昭君出塞等征讨、和亲题材的元代青花瓷，目前学术界和收藏界逐渐认为此类题材元青花瓷烧造时间应晚于至正十一年（1351年），至正十二年（1350年）三月红巾军将领之一的项普略曾攻克浮梁，此后浮梁一代战事不断，带人物绘画的元青花瓷器学术界目前倾向为1361年朱元璋红巾军占领景德镇之后年代所烧造。

综合上述原因，这类描绘蒙古摔跤手的青花高足杯确可判定为元青花产品，它们以瓷画的方式保存了中华体育史上的元代摔跤手形象，在陶瓷史和体育史上堪称弥足珍贵的研究资料。